

沈從文



虛燭



文季叢書之十四

文化生活出版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文季叢書之十四

燭 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

初版

著 者

沈從文

編 輯 者

文季社

發 行 人

吳文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定價國幣壹元

目錄

第一輯

燭虛.....三

潛淵.....三八

長庚.....四五

生命.....五二

第二輯

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五九

白話文問題.....六八

小說作者和讀者.....八三

文運的重建.....一〇三

第

一

輯

燭 虛

一

察明人類之狂妄和愚昧，與思索個人的老死病苦，一樣是偉大的事業，積極的可以當成一種重大的工作，在消極的也不失爲一種有趣的消遣。

女子教育在個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種古怪聯想：一是漢書藝文志小說部門，有本談胎教的書，名青史子，玉函山房輯佚書還保留了一鱗半爪。這部書當秦漢時或者因爲篇章完整，不會被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兩部雜書引用。因此小說部門多了這樣一部書名，儼然特意用它來諷刺近代人，生兒育女事原來是小說戲劇！二是現藏大英博物院，成爲世界珍品之一，相傳是晉人顧愷之畫的女史箴圖卷。那個圖畫的用意，當時本重在註釋文辭，教育女子。現在想不

到僅僅對於我一個朋友特別有意義，朋友×先生，正從圖畫上服飾器物研究兩晉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憑藉它方能有些發現與瞭解。三是帝王時代勸農教民的耕織圖，用意本在「往民間去」，可是它在皇后妃宮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圖在一個平常農民家中的地位，只是有趣而好玩。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時，忽然一變而成中國藝術品，非常重視。這可見一切事物在「時間」下都無固定性。存在的意義，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價值，多與原來情形不合。

現在四十歲左右的讀書人，要他稱引兩部有關女子教育的固有書籍時，他大致會舉出三十年前上層婦女必讀的列女傳，和普通女子應讀的女兒經。五四運動談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學到大學，若問問什麼是她們必讀的書，必不知從何說起。正因為沒有一本書特別為她們寫的。即或在普通大學習歷史或教育，能有機會把列女傳看完，且明白它從漢代到晚清社會具有何種價值與意義，一百人中恐不會到五個人。新的沒有，舊的不讀，這個現象說明一件事情，即大學教育設計中，對於女子教育的無計劃。這無計劃的現象，實由於缺乏瞭

解不關心而來。在教育設計上儼然只尊重一個空洞名辭，「男女平等」，從不會稍稍從身心兩方面對社會適應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別」，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爲一種庸俗平凡的類型；類型的特點是生命無性格，生活無目的，生存無幻想。一切都表示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在上層社會婦女中，這個表示退化現象的類型尤其顯著觸目。下面是隨手可拾的例子，代表這類型的三種樣式。

某太太，是一個歐美留學生，她的出國是因爲對婦女解放運動熱心，「活動」成功的。但爲人似乎善忘，回國數年以後，她學的是什麼，不特別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就用「太太」名分在社會上討生活。依然繼續兩種方式「活動」，即出外與人談婦女運動，在家與客人玩麻雀牌。她有幾個同志，都是從麻雀牌桌上認識的。她生存下來既無任何高尚理想，也無什麼美麗目的。不僅對「國家」與「人」並無多大興趣，即她自己應當如何就活得更有趣，她也從不會思索過。大家都以爲她是一個有榮譽，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層婦女，事實上她只配說是一個代表上層階級莫名其妙活下來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無可疵議。戰爭後尙因事南去北來。她的事也許「經濟」關係比「政治」關係密切。爲人愛國，至少是她在與銀行界中人物玩撲克時，曾努力給人造成一個愛國印象。每到南行時，就千方百計將許多金票放在襪子中，書本中，地圖中，以及一切可以瞞過稅官眼目的隱蔽處。可是這種對於金錢的癖好，處置這個阿堵物的小心處，若與使用它的方式兩相對照，便反映出這個上流婦女愚而貪得與愚而無知到如何驚人程度。她主要的興趣在玩牌，她的教育與門閥，却使她作了國選代表。她雖代表婦女向社會要求應有的權利，她的興趣倒集中在如何從昆明帶點洋貨過重慶，又如何由重慶帶點金子到昆明。

某貴婦人，她的丈夫在社會上素稱中堅分子，居領導地位。她畢業於歐洲一個最著名女子學校，嫁後即只作「貴婦」。到昆明來住在用外國錢幣計值的上等旅館，生活方能習慣。應某官僚宴會時，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兩百元，散席後還照例玩牌到半夜。事後却向熟人說，雲南什麼都不能吃，玩牌時輸贏不到三千塊錢，小氣鬼。住雲南兩個小孩子的衣食品，利用丈夫服務機關便利，無不從香港買來。可是依然覺得雲南對她實在太不方便，且擔心孩子

無美國桔子吃，會患貧血病，因此住不久，一家人又乘飛機往香港去了。中國當前是個什麼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國人，也似乎不很明白。她只明白她是一個「上等人」，一個「闊人」，如此而已。

這三個上等身分的婦女，在戰爭期有一個相同的人生態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賭博。竟若命運已給她們註定，除玩牌外生命無可娛樂，亦無可作爲。這種現象我們如不能說是「命定」，想尋出一個原因，就應當說這是五四以來國家當局對於女子教育無計劃的表現。學校只教她們讀書，並不曾教過她們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種方式訓練她們，學校對她們生活也從不過問，一離開學校，嫁人後，丈夫若是小公務員，兩夫婦都有機會成爲賭鬼，丈夫成了新貴以後，她們自然很容易變成那樣一個類型——軟體動物。

五四運動在中國讀書人思想觀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縛，這是人人知道的一件事情。當初爭取這種新的人生觀時，表現在文字上，行爲上，都很激烈，很興奮。都覺得世界或社會，既因人而產生，道德和風俗，也因人而存在，「重新做人」的意識極強，「人的文學」於是成爲一個

動人的名辭。可是「重新做人」雖已成爲一個口號，具盡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麼樣的人？似乎被主持這個運動的人，把範圍限制在「爭自由」一面，含義太泛，把趨勢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初期白話文學中的詩歌，小說，戲劇，大多數只反映出兩性問題的重新認識，重新建設一個新觀念，這新觀念就側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說，女人已被解放了，可是表示解放只是大學校可以男女同學，自由戀愛。政治上負責者，儼然應用下面觀點輕輕鬆鬆對付了這個問題：

『要自由平等罷，如果男女同學你們看來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們意思辦。』

於是開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學。正因為等於在無可奈何情形中放棄固有見解，取不干涉主義，因此對於男女同學教育上各問題，便不再過問。就是說在生理上，社會業務習慣上，家庭組織上，爲女子設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討論的各種問題，從不作任何計劃。換言之，即是在一種無目的的狀況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我們若對過去稍加分析，自然會明白這八年

中不僅女子教育如此，整個教育事實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過這八年。正是中國近三十年內政最黑暗胡塗時代。內戰不息，軍閥割據，賄選賣官，貪贓納賄，一切都視爲極其自然，負責者毫無羞恥感和責任感。北京政府的內政部不發薪，部員就撤賣故宮皇城作生活費用。教育部不發薪，部員就主張將京師圖書館藏書封存抵押。一切國家機關都儼然和官產處取同一態度，凡經手保管的都可自由處理變賣，不受任何限制。因此雍和宮喇嘛就賣法寶，天壇經管人就賣祭器。故宮有一羣太監，民國以後留在京中侍候溥儀，因偷賣東西太多，恐被查出，索性一把火燒去大殿兩幢滅跡，據估計損失至少值五千萬！（後來故宮博物院長易培基的監守自盜，不過說明這個「北京風氣」在革命成功後還未去盡罷了。比較起來，是最小一次偷摸摸案件，算不得一回事！）當時京畿駐軍荒唐跋扈處更不可以想像，駐防頤和園西苑的奉軍長官，竟隨意把附近小山丘上幾千棵合抱古柏和沿馬路上萬株風景樹一齊砍伐，給北京城裏木行作棺木，充劈柴。到後且異想天開，把圓明園廢基的大石獅，大石華表，拱形石橋和白石欄杆，甚至於鋪輦道的大石條，一律挖抬出賣，給燕京大學蓋房子裝點風景！大臣賣國，可說是

異途同歸，目的只在弄幾個錢。大家賣來賣去，把屋裏擺的，路上砌的，地面長的，地下放的，可賣的無一不賣，北京政府因此也就賣倒了。

北伐成功，中國統一後，政府對於高等教育雖定下了一些新章則，併學校，劃學區，注意點似乎只重在分配地盤，調整人事，依然不曾注意到一個根本問題，即大學教育有個什麼目的，男女同學同教，在十年試驗中有些什麼得失將待修正？主持教育的最高當局，至多從統計上知道受高等教育的男女人數比較，此外竟似乎別無興趣可言。直到戰前為止，二十年來的男女同學同教，這一段試驗時間不爲不長，在社會家庭各方面，已發生了些什麼影響？兩性問題從生理心理兩方面研究認識，其他國家又有了些什麼新的發現，可以用作參考？關於教學問題上，課程編排上，以及課外生活訓練上，實在事事都需要用一個比較細心客觀比較科學的態度來處理。尤其是現在國內各地正有數百萬壯丁參加戰爭，沿江沿海且有數千萬民衆向西南西北各省遷移，戰時的適應，與戰後的適應，對於女子無一不有個空前的變化，也就無一不需要教育負責人，給它一種最大的關心，看出一些問題，重新有個態度，且用極大勇氣來試

驗，來處理。

這個時代像那種既已放棄了好好做人權利的婦人，在她們身分或生活上雖還很尊貴舒適，在歷史意義上，實在只是一個廢物，一種沈澱，民族新陳代謝工作，已經毫無意義，不足注意。所謂女子教育的對象，無妨把她們拋開。目前國內各處，至少有五千二十歲年青女子，十五歲年青女子，離開了家庭，在學校作學生，十年後必然還要到社會作主婦，作母親，都需要一些比當前更進步更自重的作人知識，和更美麗更勇敢的人生觀。有計劃的在受教育時，應用各種訓練方法，輸入這種知識和人生觀，實在是最高教育當局不能避免的責任。

此外凡是對於婦女運動具有熱誠的人，也應當承認「改造運動」必較「解放運動」重要，「做人運動」必較「做事運動」重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婦女運動，以「改造」與「做人」爲目的。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女子，若還有做人的自信心與自尊心，不願意在十年後墮落到社會常見的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婦人類型中去，必對於這個改造與做人運動，感覺同情，熱烈擁護。

我們還希望對於中層社會懷有興趣的作家，能用一個比較新也比較健康的態度，用青年女子作對象，來寫幾部新式青史子或列女傳。更希望對通俗文學充滿信心的作家，以平常婦女爲對象，用同樣態度來寫幾部新式女兒經。從去年起始，「民族文學」成爲一個應時的口號，若說民族文學有個廣泛的含義，主要的是這個民族戰勝後要建國，戰敗後想翻身。那麼，這種作品必然成爲民族文學最根本的形式或主題。

二

自然既極博大，也極殘忍，戰勝一切，孕育衆生。螻蟻蚍蜉，偉人巨匠，一樣在它懷抱中，和光同塵。因新陳代謝，有華屋山丘。智者明白「現象」，不爲困縛，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陸續失去意義，本身亦因死亡毫無意義時，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燭如金。作燭虛二。

上星期下午，我過呈貢去看孩子，下車時將近黃昏，騎上了一匹栗色瘦馬，向西南田埂走去。見西部天邊，日頭落處，天雲明黃媚人，山色凝翠堆藍。東部長山尙反照夕陽餘光，剩下一片

深紫。豆田中微風過處，綠浪翻銀，蘿蔔花和油菜花黃白相間，一切景象莊嚴而兼華麗，實在令人感動。正在馬上凝思時空，生命與自然歷史或文化，種種意義，儼然用當前一片光色作媒觸劑，引起了許多奇異感想。忽然有兩匹馬從身後趕上，超過我馬頭不遠，又依然慢下來了。馬上兩個二十歲左右大學生模樣女子，很快樂的一面咬嚼酸梨，一面談笑。說的是你吃三個她吃五個一類的話語。末後在前面一個較胖一點的，忽回頭把個水淋淋的梨骨猛然向同伴拋去。同伴笑着，一閃，那梨骨就不偏不正打在我的身上。兩個女學生一聲不響，却笑嘻嘻的勒馬趕先跑了。那馬夫好像嘲笑又好像安慰我，『那是學生。』我知道，這是學生——把眼前自然景物和人事情形兩相對照，使我感覺一種極其痛苦的印象，許多日以來不能去掉。一個人天生兩隻眼睛一張嘴，意思正似乎要我們多看少吃。這些近代女子做的事，竟恰恰像有意在違反自然的恩惠！

××也是一個大學生，年紀二十二歲，在國立大學二年級。關於讀書事，連她自己也不大明白，爲什麼就入了大學英文系。功課還能及格，有一兩門學科教員特別認真，就借同學筆記

抄抄，寫報告時也能勉強及格。家庭經濟情況和愛好性情說來，她屬於中產階級的近代型女子。樣子還相當好看，衣服又能夠追隨風氣，所以在學校就常有男同學稱她爲「美人」。用「時代輪子轉動了，我們一同飄流到這山國來」一類庸俗句子起始，寫一些雖帶做作氣還不失去青春的熱與香的信件，可是學校的書本和同學的慇懃都並不引起她多少興趣。她需要的只是玩一玩，此外都不大關心。出門時也歡喜穿幾件比較好看時新的衣服，打扮得體體面面，雖給人一個漂亮印象，宿舍中衣被可零亂而無秩序。金錢大都分用在吃食，最小部分方用來買書。她也學美術，歷史，生物學，這一切知識都似乎只能同考試發生關係，決不能同生活發生關係。也努力學外國文，最大目的，只是能說話同洋人一樣，得人讚美，並不想把它當成一個向人類崇高生命追求探索工具。做人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爲她們爭求解放，已解放了，但事實上她並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麼。因此在年齡相差不多的女同學中，最先解放了一個胃口，隨時都需要吃，隨處都可以吃。儼若每天任何一時都能夠用食物填塞到胃囊中，表示消化力之強。同時象徵生命正是需要最少最少的想像，需要最多最多